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 
第五十七回 敦大義代友迎親 念舊恩撫孤送葬

話說李金華聞喻太初一片言語，不知怎樣才好，反覆思維，總難措手。失信不可，失義亦不可。李先生之為難在此。唯太初道：「先生何必為難，這也不是甚麼難辦的事。不辦卻萬萬使不得。先生孤身一人，年將三旬，婚姻大事已覺晚矣。今再遲延不顧，豈讀書者所宜然？況尊嫂如此遭遇，似更不可緩。先生當三復餘言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當年曾定於成名之後方可完婚，焉得自食前言？」喻太初道：「先生學問不為不高，功名亦非草芥，豈可以鄉老迂見，自限生平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人而無信，其何以行？」金華為大信行人，自信生平，望人共信生平。既無失信於至友，焉肯失信於一女子乎。喻太初道：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須認定大人二字。惟義所在。若拘定一個信字，堂堂大義，置若罔聞，其所謂硜硜者非耶。」堂堂正論，肆應無方。覺失信猶小，而失義莫大。信或不拘，義決不可背，通權達變，乃為大人。李金華聽到這裡，捫口無詞。有理講倒人。黃興道：「先生不可強辯，此事不辦夫婦之義絕。五倫之中，先生欲缺其一焉，豈聖人之道歟？」馬元龍道：「妹丈所見雖是，但不能善揣人情耳。你們爺們定要逼先生吐個口號兒，那知何能得？」黃興道：「這是怎麼說起。」馬元龍道：「設身處地，亦覺餬口否？」黃興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李先生不用作難，將這點小事交給吾們兄弟罷！」李金華道：「你們爺們，這是說些麼話？這不是牆倒一例推，破鼓亂人捶麼？」喻太初笑道：「實先生自推自捶耳。」黃興道：「不用打嘴仗了，想個不經主意罷。」馬元龍道：「這個主意還得先生想。小鬼還替了閻王麼？」這一句引起多少妙趣來，金華為自在性中。王，純用金剛氣力，不用霸道工夫，捨此性王不修，恐閻王請帖一到，小鬼拉%，誰能替誰呢。一言未了，陶同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閻王來了，閻王來了！」閻王也可作霸王否。慎勿行霸入鬼門關，致閻王連連怒責道，哼！你也來了麼。黃興忙上前作揖道：「拜接閻王。」陶同道：「這一趟出去發了多少財罷？」黃興笑道：「陰曹不用那個。閻王豈可問及於此？」談笑中帶出警教。眾人同笑道：「陰曹閻王不用那個。這陽間閻王豈可一概而論？」陽間行霸，閻王不怕。任你金銀千堆，難贖罪業一點。陶同亦笑道：「見了閻王，就是這麼放肆麼？」黃興笑道：「誰叫你說錢哩！你既然說錢，閻王怎麼樣呢，也擋不住吾們放肆。」陶同道：「那知一題錢，眾人便不服。若講這個，閻王也服理。如說那個，小鬼亦難纏。請坐罷，也不用論那閻王了。因為吾說錢說的，已經革職離任了。」苛剝民財，削職廣多。生難對君王，死何以見閻王乎。大家同笑一回，方分上下落座。

陶同向喻太初道：「這位老先生是何處人氏？」李金華忙道：「係愚弟同鄉，姓喻榜諱太初。」喻太初亦問過陶問。陶同又問喻太初為何到此，喻太初尚未答話，黃興便一一說了一遍。

陶同道：「為今之計，應若何辦理？」黃興道：「先生臉皮薄，總不說是怎樣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陶兄台不用合他們打吵子。」陶同道：「不是打吵子，這是人倫之始，豈可輕易看過？」馬元龍道：「先生總是臉皮薄。」陶同道：「你當是全像咱們，這個臉大皮厚不害臊的哩？你們聽著，吾吩咐幾句。」黃興道：「又要作閻王呀？」陶同道：「說正經話，也不怕喻先生笑話。」黃興道：「這是誰引的頭？你既然要說正經話，即說說罷。」陶同道：「列位壓言，聽我慢慢的道來。」黃興道：「沒人聽鼓子書。」凡閱正明集，當拭明肉眼。如聆聖訓，洗淨俗耳。如遇仙緣，慎勿因書中偶有笑話，便以小說忽之也。陶同正容道：「你聽著罷。你們在此唧咕了半天，也沒有說出個青紅皂白。這一事到底是怎麼辦。你們先說說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說正經的罷。直拉拉這些事作甚麼？」陶同道：「李老爺不是陶大哥討大，以後不准你攬言。若少攬一句，罰你三天不吃飯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少罰兩天罷。」陶同道：「攬話呀，旁邊歇著罷！眾位兄台一言不贊哪，聽著吾出個主意。」喻太初道：「即請賜教。」陶同道：「好說好說。像這宗事，說李先生不作難也是的，這個事在本人人口裡，真沒法說。你別聽他嘴裡不願欲，你知他心裡如何。」李金華剛要言，陶同道：「說甚麼，不怕餓麼？」李金華遂回過去，向喻太初道：「江寧如今平復無事了罷？」喻太初道：「等等再索聽，這會吾們不聽這個。陶先生請講。」陶同道：「依弟遇見，不若將李太太接到這裡來，與李先生成全大事。或是我妹丈院裡，或馬大哥院內。不然，為弟那邊也有的是閒房子。那裡住不的，就是接去，沒有個的當人。」喻太初道：「這卻不難，餘與謝聯桂也曾見過，餘走一趟何如？」陶同道：「那卻使得，總得有個婦道家才好。」喻太初道：「我沒處摸這個去。」

一言未盡，馮助善聽見說他老師是李金華，焉得不過來拜謝。到了書房，向李金華深深一揖。李金華慌忙住拉道：「兄台為何在此？」黃興道：「我不是說過了麼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我這一陣氣糊塗了。」陶同道：「餓糊塗了罷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少說玩話，馮兄台請坐。」馮助善落座。

李金華道：「馮兄台在此，吾們東家可省心了罷？」馮助善道：「李老爺在京都。」李金華忙道：「從先的事不消說起，陳穀子亂芝麻的，說他作甚麼！急為掩護，免友含羞。馮兄台不用聽他們說閒話，咱們兩人仔細談談。」陶同道：「馮兄台不用理他，咱們喇喇。」助善將誰聽從。馮助善欠身道：「可已可已。」陶同便將喻太初來作甚麼，說了一遍。又將喻太初應承接親，及沒有婦人之話亦說了一遍。馮助善自思道：「若非李先生叫我回家，我家裡不知若何。這時也沒甚事，不若我夫婦二人同住，也算報報李先生之恩。」主意已定，遂告知喻太初諸人。黃興連連稱是。喻太初也不勝贊仰。陶同道：「活該李先生娶太太，少甚麼人，添甚麼人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們白說一套，我反正不答言。」陶同道：「諒你也不敢答言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俺還敢惹閻王麼？」

正說中間，忽見齊宗正與化為福進來，齊宗正向化為福道：「還不給你陶叔叔賠禮！」陶同忙道：「這是甚麼事？」說著，那化為福早已跪下了。李金華笑道：「看活閻王斷案罷。」陶同也不答。李金華忙將化為福拉出道：「化老大為著甚麼，我怎麼不知道哇？齊宗正將已往之事細說一遍。陶同怒道：「這個小子還了的！吾嘗說他不係好人，盡給我去漏撒氣！化老大只管回去耕你的地，有我給你做主。我回去定要問問那個小子。不用理他，看著咱爺們罷！」活閻王斷侵地一案，居然鐵面無私。化為福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用生氣，我也許錯記了地段。」陶同道：「說那裡話？你只管回去罷，吾們還有事哩。」齊宗正遂領化為福告謝而去。

陶同送出回來道：「咱還是說咱的。才說的話就是那麼辦理。」喻太初、馮助善俱連連答應。陶同道：「一人不敵二人智。咱們再商量商量。」申先生去，眾人以為不錯，遂辭了李金華向黃興家來。

到了書房，與申孝思相見。申孝思向喻太初道：「喻兄台幾時到此？有何貴幹？」喻太初遂將李金華婚姻之事訴說一遍。陶同又將眾人怎樣計議說了一遍。申孝思道：「如此倒也不錯。這也是天緣湊巧。謝子蓮若非病到此處，也早回去了。叫他跟回去，豈不是一個確憑兒？」陶同道：「說了半天，卻忘了這一著。妙極妙極！大家商量商量，幾時起身呢？」喻太初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愈速愈妙。」黃興道：「喻兄台也得歇兩天再去。」喻太初道：「何必歇著。打整妥當，即可起身。」黃興道：「盤費是現成的。套上兩輛車就走。」陶同道：「就如此辦。馮兄台到院裡商量商量，尊嫂明早即可起身。」

馮助善到了家中，告知高氏。高氏歡喜相從。天生淑媛好伴侶，高氏正無計報德，雖萬里亦甘心樂從。出來與眾人定了次早起身。喻太初遂住在觀音堂中。杜兩亭聞知亦以為然。謝子蓮更喜出望外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陶同早到觀音堂。也不叫喻太初謝子蓮辭別李金華，遂一直起身赴通州乘船南下。後來李金華聞知，也無可奈何。

待了兩月有餘，忽見喻太初回來。去時何急，來時何快，豈為仙風吹到耶。恰遇黃興於門外。黃興接著，彼此問訊了一回。黃興道：「喻兄台想是先來送信了？」喻太初道：「不消題起。吾們到了滁州與謝公相見，謝公見他姪子，稱謝不已。及問到李先生之事，也巧也不巧。巧的是恰合李先生之意，不巧的是吾們白跑了一趟。」黃興道：「是怎麼個事罷？」喻太初道：「吾們到了的時候，那賀太太正大病拍床。待了沒有一天，竟是嗚呼而亡。死其時矣。那位賀大姐姐定要送葬還家，謝公亦甚願意。馮大哥與馮大嫂情願送他還家，未來迎婚，卻來送葬。助善誠好助人善，高氏誠高於婦儔矣。安葬之後一同回來，再作道理。」黃興道：「沒

有說回向何處麼？」喻太初道：「臨行之時，那謝公千囑咐方叮嚀的，總要叫他們回向滁州，並叫我先到這裡告知明白。還帶了一封信來，是給李先生的。等著李先生看過，自然就明白了。」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且以人之不可無信也。亦顧其於義利何如耳，蓋通達時務者為俊傑，區區小信無當也。推開貨利者為賢豪，堂堂大義宜敦也。馮助善身負貿易重托，似為營利之人矣。乃一聞陶同之言，慨然與其婦代友迎婚，其輕財重義為何如耶。微特眾人贊揚，即鬼神亦當為之迎面唱喝焉，然而馮助善之報金華，尚不止此也，何也。馮助善固講天良者也。講天良者必敦大義，敦大義者必念舊恩。迨至撫孤送葬，實絕無而僅有焉。其報金華也，不可為不至矣。若夫喻太初者，身列黻門，役同評價，兩月有餘。往返善莊者二次其重友誼也，亦不可謂不勞矣。彼重財輕友，忘恩負義者，亦聞之汗下否耶。

理注：

言說李金華，聽喻太初之言，甚覺為難。吾前言說是，定於成名後完婚其可人而無信，自食其言。三年是三千功滿。成名是大丹成就，至於馬喻馮黃陶等，俱要代友迎親，是為收斂心神，到滁州空回者，因賀淑媛為母守孝，待三年滿服，方才出閣，真來是男貞女孝，堂堂大義，令人皆服也。

偈雲：

信為五行本，孝是百行源。